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精悍性的 微型小说

(1)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

世界最具精悍性的 微型小说

(1)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目 录

太太与西瓜	萧 红 (1)
我所发现的生活	马克·吐温 (3)
误 会	马克·吐温 (5)
浪 子	华·欧文 (8)
雨中的猫	海明威 (12)
贵妇人	左琴科 (17)
装电话	马里纳特 (22)
大操大办的婚礼	济斯金德 (25)
预 演	顿巴泽 (28)
逃往埃及	歌 德 (31)
卖笑人	海·伯尔 (35)
敞开着的窗户	萨 基 (38)
广告的受害者	左 拉 (43)
丈母娘——辩护律师	契诃夫 (46)
公民证	契诃夫 (49)
辩护律师	埃林·彼林 (52)
程序控制的丈夫	伊·布德洛 (56)

怪 药	星新一 (58)
行骗的裤子	哈太衣 (61)
一个十分危险的人	鲁尼恩 (64)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欧·亨利 (67)
变色龙	契诃夫 (74)
出 名	契诃夫 (79)
干 杯	亚·伊·库普林 (82)
英雄之器	芥川龙之介 (87)
别 话	许地山 (90)
再 会	许地山 (93)
慕	许地山 (95)
勃鲁阿戴总统	吉·塞斯勃隆 (99)
瞎 子	莫泊桑 (103)

太太与西瓜

—— 萧 红

五小姐在街上转了三个圈子，想走进电影院去，可是这是最末的一张免票了，从手包中取出来看了又看仍然是放进手包中。

现在她是回到家里，坐在门前的软椅上，幻想着她新制的那件衣服。

门栏外有个人影，还不真切，四小姐坐在一边的长椅上咕哝着：“没有脸的，总来有什么事？”

一个大西瓜，淡绿色的，听差的抱着来到眼前了。四小姐假装不笑，其实早已笑了：“为什么要买这个，很贵呢。”心里是想，为什么不买两个。四小姐把瓜接过来，吩咐使女小红道：

“刀在厨房里磨一磨。”

淡绿色的西瓜抱进屋去，四小姐是照样的像抱着别人给送来的礼物那样笑着，满屋是烟火味。妈妈从一个小灯旁边支起身来摇了摇头，四小姐当然用不着想，把西瓜抱出房来。她像患着什么慢性病似的，身子瘦小得不能再瘦，抱个大西瓜累得可怜，脸儿发红，嘴唇苍白。她又坐在门前的长椅上。

五小姐暂时把新制的衣裳停止了幻想，把那个同玩的男人送给的电影免票忘下，红宝石的戒指在西瓜上闪光：

“小红，把刀拿来呀！”

小红在那里喂猫，喂那个天生就是性情冷酷黑色的猫，她没有听见谁在呼喊她。

“你，你耳聋死……”

“不是呀，刘行长的三太太，男人被银行辞了职，那次来抽着烟就不起来，妈妈怕她吃了西瓜又要抽烟。”四小姐忙说着，小红这次勉强算是没有挨骂。

西瓜想放在身后，四小姐为了慌张没有躲藏方便，那个女客人走出来看着西瓜了。妈妈说着：

“不要吃西瓜再走吗？”

小姐们也站起来，笑着把客人送走。

她们这回该集拢到厅堂分食西瓜来，第一声五小姐便嚷着：“我不吃这样的东西，黄瓜也不如。”

抛到地板上，小红去拾。

太太下着命令叫小红去到冰箱里取那个更大的田科员送来的那个。

她们的架子是送来的礼物摆起来的！她们借别人来养自己的脾气。做小姐非常容易，做太太也没有难处。

小红去取那个更大的去，已经拾到手的西瓜被吐啦，舍不得的又丢在地板上。

站在门栏处送来礼物的人也在苦恼着。

“为我找了十元一月薪金厨夫的职业，上手就消费了三元。”

但是他还没听见五小姐说的“黄瓜也不如”呢。

我所发现的生活

—— 马克·吐温

他在费城长大，童年生活过得很是困苦。那日，他走进一家银行，问道：“劳驾，先生，我可以在您这里工作吗？”一位仪表堂堂的人彬彬有礼地回答说：“不，孩子，我想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够了。”

难过、遗憾在孩子的脸上表露无遗，他只能拼命吸吮那根用一分钱买来的甘草棒糖，要知道从善良虔诚的姑妈那里偷来一分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大滴大滴的眼泪从孩子面颊上流过，孩子忍着不出一声。他沿着银行那洁白的大理石台阶跳下来。那个银行家用很优雅的姿势弯腰躲到了门后，也许是怕被孩子扔来的石子打到。孩子又拾起一件什么东西，却把它揣进那又破又旧而且颜色褪了一大半的上衣里去了。

“过来！小孩儿。”孩子真地过去了。银行家问道：“告诉我你拾到了什么？”孩子回答：“只是一个别针，我想你不会喜欢的。”银行家说：“孩子，你是个乖孩子吗？”“当然。”孩子回答。银行家又问：“你相信主吗？——我是说，你上不上主日学校？”“是的，我上，我当然上。”

接着，银行家取来了一枝用纯金做的钢笔，用纯净的墨水在纸上写了个“St Peter”的字眼，问小孩是什么意思。“咸彼得。”那孩子在几秒钟后轻轻回答。银行家告诉他这

个字是“圣彼得”，孩子说了声“噢”，显然他知道自己先前念错了。

然而这个男孩并没有因此被银行家耻笑，相反，后来男孩成了那位“绅士”的合伙人，得到了他百分之十的投资利润以及他的女儿。当然，说到今天，银行家的全部都属于他的了。

听完叔叔的这个故事，我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城市的一家银行门口找别针儿。我盼着哪个银行家会把我叫进去，问我：“小孩子，你是个乖孩子吗？”我就回答：“当然。”他要是问我“St John”是什么意思？我就说是“咸约翰”。然而我今天碰上的这个银行家绝非故事中的人物，而且他并不是仪表堂堂，他的相貌、谈吐让我相信他应该会有一个女妖一样的孩子。因为那天他对我说：“小孩子，你捡什么呀？”我非常谦恭有礼地说：“是一个别针，别针，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他说：“让我看看。”说着他把别针拿了过去。我摘下了帽子，已经准备跟着他走进银行，变成他的合伙人，再娶他女儿为妻子。但是，噢，天啊！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他说：“别针是属于银行的，我是这所银行的主人，而你这脏得要命的小东西应该滚远点，下次再见面，也许狗会来招待一下你。”看来没有再和他交谈的价值了，于是我离开了，这就是我发现的生活。那个混蛋不但没有给我一分钱，还拿走了我从商店刚买来的别针。

误会

—— 马克·吐温

几年前，我由于要到东部去，中途须在纽约萨拉曼卡换乘卧车。我到时，车站里早已挤满了人，他们一窝蜂涌进了卧铺车厢，挤得车厢里几乎水泄不通，而且人声嘈杂，尘埃飞扬，这份罪可真够受的。这时，我问票房里一位青年人我能不能买到一个铺位，他粗暴地回答“没有”，一听到他的咆哮声，我不由得心惊肉跳，心里极不舒服，因为这种语调极大地挫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只好走开了，又去苦苦哀求另一位站务员，问我能不能在一节卧铺车厢里弄到哪怕是一个破毡儿都成。哪知，他也气呼呼地嚷道：“没有，你别做梦啦，哪有毡儿给你留着，好了，别再烦我，走开！走开！”说完，他转身就走了。这时我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伤害，简直到了没法儿说的地步。我心里是那样生气，所以我跟我的朋友说：“要是这些混蛋知道我是谁的话，他们会马上……”刚说到这里，马上被我的朋友打断了。“不要说那些，”他说，“要是他们果真知道你是谁？你应该知道结果，即使车厢里早已座无虚席，他们照样还是帮着殿下弄到一个空位儿。”

话虽这么讲，但对改变我的处境也还是一无用处，但是，恰好就在这当儿，我发现照管卧铺车厢的一个黑人茶房两眼一个劲儿瞅着我。我看见他黑黝黝的脸膛上顿时笑

眯眯起来。只见他一边在与那穿制服的列车员低声交谈，一边还向我频频点头，显出谦恭的神色。一会儿，那个黑人茶房急冲冲走到我身旁，而这个列车员却径直向前走来，瞧他那种殷勤客气的劲儿仿佛从每一个毛孔里渗透出来。

“您需要哪些服务？”他开口问道，“您不是想在卧铺车厢里找一个铺位？”

“不错，”我说，“还得劳你们帮帮忙。做了好事——总要得到好报吧。”

“现在我们只有豪华的卧铺包厢，”列车员恭敬地说道，“里面有两个卧铺和两只安乐椅，您随便使用。喂，汤姆，把这些手提包搬上车去！”

最后，他十分郑重地举手碰了碰帽檐，以示对我恭敬。我和我的朋友于是就在那个被称为汤姆的带领下向豪华卧铺走去。我可忍不住真想跟我的朋友说上几句话，但我还是按捺住了，心想，等着瞧吧。汤姆把我们安排在那个豪华的大包厢里可真是舒服极了。接着，汤姆就低头哈腰、满脸堆笑地说：

“现在，您先生大人还要什么服务吗？我都可以给您办到。您尽管说，没关系的。”

“今儿晚上9点钟，我要用一些热水和一大杯热酒，行吗？”我问，“你知道苏格兰潘趣酒该温到什么程度吗？”

“好的，先生，您放心，这完全可以给您办到。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

“噢，那很好，不过那盏车灯挂得实在太高啦。你可不可以给我在床上放上一支大蜡烛，让我看书来舒服一些？”

“那不成问题，先生，这很好办，我会亲自把蜡烛安放在那里，让它整夜亮着不熄。先生，您还有别的吩咐吗？不要客气，尽管对我讲就是了，好歹也得给您办到。嗯，就是这么一回事。”说罢，他就不见影儿了。

黑人茶房走后，我脑袋往后微微翘起，大拇指勾住袖子口，朝着我的朋友笑了一笑，轻声地说：

“嗨！朋友，到现在你应该说些什么？”

我的朋友似乎没有回答我问话的意思，他在想别的事。不一会儿，一声门响，那张黑黝黝的笑脸突然破门而入，紧接着是下面这一段话：

“上帝保佑您，先生大人。我一下子就把您给认出来啦。我跟那个列车员全说了。上帝啊！我两眼瞅着您，我一下子就把您给认出来啦，哈，哈！”

“是这回事吗？”我边问边把加了四倍的小费递给了他，“请问我究竟是——谁呀？”

“吉尼尔·麦克勒兰一个大富翁。”说完，他又不见影了。

浪 子

—— 华·欧文

现在，美丽温柔的陶洛丽斯的脸上布满忧愁，就像晴空中的一片乌云，那真是一场灾难，而这一切正发生在阿尔罕拉宫里面。这位小姑娘有一种女性的癖好，那就是喜欢养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阿尔罕伯拉宫有一座废弃的宫殿，那里是她和小动物的天堂。那只雍容华贵的孔雀和它的配偶似乎已经成为了那里的王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统治着爱炫耀的火鸡、性子暴躁的珠鸡和一大群乱七八糟的普通的鸡种。但是，有一个时期，陶洛丽斯的宠爱完全集中在一对最近婚配的小鸽子身上，这使她无法挤出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其他可爱的小动物。

她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小房子来作为这对新人的爱巢，窗口朝着一座幽静的摩尔式庭院。这对新人幸福地住在里面，对房子外面晴空万里的天空一无所知，也许也从未想过要飞到城市的上空去和高大的山峰一争高低。后来，它们这种纯洁的结合产生了两枚洁净无瑕的乳白色的鸽蛋，这时，抚育它们的小女主人应该是除了鸽子以外的最快乐的人了。在这段很有趣的时间当中，可说没有什么能比这对少年新婚夫妇的行为更值得赞扬的了。它们轮班蹲在窝里，直到小生命破壳而出。当羽毛未生的雏鸟还需要温暖和掩护的时候，这对父母就开始分工协作，带回来的东西

往往可以使全家美美地吃上一顿。

下面的故事就要谈谈我们美丽的女主人为何这般不快乐了。这天清早，陶洛丽斯正在喂公鸽子，她忽然想到要使它瞧瞧这个伟大的世界。于是，她打开了俯瞰达罗山谷的那扇窗户，一下子把它扔到阿尔罕伯拉宫的墙外面。

当时，这只受惊的小鸟有生以来头一次被逼得非把全部力量使出来不可。它在空中来来去去，自由翻腾，它从来没飞得这样高过，当然也就没体验过这样的飞行乐趣。这时，它就像一个极度贫穷的人一下子拥有了百万产业不知如何挥霍一般，被面前突然呈现的那片无边无际的可以施展身手的天空，搞得眼花缭乱了。这一天，它一直在尽情地飞翔，到处盘旋，由这座高楼飞到那座高楼，由这个树梢飞到那个树梢。女主人用尽办法招呼它飞回城堡，但是这些办法的效果显然无效，即使是它美丽的妻子也不能令它变心。使陶洛丽斯更加焦急的是，另外有两只强盗鸽子和它结成了一道，这种家伙专门会引诱飘零的鸽子到它们自己窝里去。这只欣喜若狂的鸽子，正像一般初次踏进社会、毫无头脑的青年人一样，对于那些新结交的堕落的同伴是非常信任，并急于跟随他们去见识广阔的世界。它已经和它们飞遍了格拉那达的每一家房顶、每一座塔尖。暴风雨来了，它也不想回家，夜幕将临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回来。它温柔的伴侣有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它要出去，去告诉丈夫，家里还有对它的期盼与等待，它应该回来。但是，她耽误太久，雏鸟由于失去父母怀抱的温暖和掩护而夭折了。

晚上很迟了，女主人得到了最新消息，有人看见这只

游荡的鸽子在琴纳拉莱夫宫的高楼上，碰巧那座古宫的管理人也有一间鸽子棚，其中正好有两三只这种四处勾引的鸽子，好多鸽子都因此而受害。“自己的鸽子被勾引走了。”陶洛丽斯马上得出了结论，认为大伙瞧见和她那只游荡的家伙在一块的两只披着羽毛的骗子是琴纳拉莱夫宫里飞出来的。陶洛丽斯在安东尼娅姑娘房间里开了一次作战会议。琴纳莱夫宫和阿尔罕伯拉宫在权限上各不相干，在这两处的主管人之间即使没有嫉妒的话，当然不免也有些拘束的地方。于是陶洛丽斯先决定由派比——花园里的那个口吃的小伙子，作为去见琴纳拉莱夫宫主管人的大使，要求他，如果发现在他的辖区之内有这样一只逃亡的家伙，希望他能将这只鸽子作为阿尔罕伯拉宫的臣民，押送回国。接受了命令的派比出发了，穿过月光笼罩着的树丛，经过一座巨大的山丘，踏上了外交的旅行。不到一个钟头，他就回来了，带回了令人烦闷的情报，说琴纳拉莱夫宫的鸽子棚里，根本没有这样一只鸽子。但主管倒是满口应允会全力以赴帮助寻找。

由于那个不负责任的逃犯，它的女主人失眠了一夜，更可怕的是，整个宫殿都忐忑不安。

当然，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早晨我离开房间，头一个遇到的就是陶洛丽斯，她手里抓着那只游荡的鸽子，眼睛里欢喜得闪闪发光，快乐得足以抵消前一天的痛苦。陶洛丽斯放开了手里的鸽子。它在窗外乱飞，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不敢飞进窗户吧！可是它这次回来并没有取得大家的信任。从它狼吞虎咽吃着面前的食物的样子来看，情形就像一个浪子，完全是被饥饿逼回家来的。陶洛丽斯虽

然怀着女人的天性，一面给它最知心的呵护，可是一面也在责备它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用各式各样的话骂它是个浪子。我注意到她已经为了使它再不能够远走高飞，特地剪短了它的翅膀。我对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方法是绝对赞成的。这种经验适合的又岂止鸽子，对于人来讲不也是至诚、至直的道理吗？

雨中的猫

—— 海明威

这旅馆里的二楼住着一对美国夫妇，他们来来往往进出房间，碰到了不少人，但没有一个认识的。他们的房间面对着海，也面对着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公园里有棕榈树和绿长凳。天气晴朗时，总有个艺术家带着画架来这画画。艺术家们喜欢棕榈树的长势和面向公园与海的旅馆的明快色彩。而意大利人不辞辛苦地从远方跑来瞻仰这战争纪念碑。碑是用钢做的，在雨中闪烁着光。天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砾石路上积水成池。海水在雨中突然变成一条长线，从沙滩下去，又涌上来，在雨中再化成一条长线。汽车从战争纪念碑边上的广场开过去，广场对面的咖啡店门口站着一个侍者，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广场发呆。

那位美国妻子正向窗外看着。他们窗口下面刚好有一只猫蜷伏在一张滴水的绿桌子底下，尽力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的，以免被雨淋湿。

“我要把那只猫抓上来。”美国妻子说。

“我去。”她丈夫在床上说。

“不，我去。可怜的小猫想在桌子底下躲雨呢。”

丈夫听了，重新躺下看起书来，但说了句：

“别淋湿了。”

妻子下楼去了。当绕过柜台时，旅馆的老板站起来向

她点头致敬。他的办公桌在远离柜台的一侧，他是个老头，个子挺高。

“下雨了！”那位美国妻子说。她对这个旅馆的老板挺有好感。

“是的，是的，太太。天气太坏了，太坏了。”旅馆老板说。

他站在那阴暗的房间里远远的办公桌后面。那位美国妻子之所以对他抱有好感，有几方面原因：她喜欢他那种任劳任怨的死板的严肃态度；她喜欢他的举止端庄；她喜欢他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样子；她喜欢他那当老板自以为是的神态；她喜欢他那很沧桑的脸孔和一双大手。

他们都向门外看去，雨下得更大了。一个穿着橡胶披风的男人正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到咖啡店去。她绕到右边。她想她是否可以沿着屋檐下面走过去。这时，有人从后面给她打开了一把伞。这是照料他们房间的女侍者。

“太太，要注意，不要让雨淋着。”她微笑着，讲的是意大利语。不用说，是老板派她来的。

她在女侍者的陪同下，走到他们窗子下面。桌子在那里给雨水冲洗得绿闪闪的，可是猫不见了。她突然很失望。女侍者望着她。

“您在寻找什么？”

“刚才那只猫。”美国妇女说。

“猫？”

“是的，可它现在却不在了。”

“猫？”女侍者笑了，“雨中的猫？”